

参考消息

内部刊物·注意保存
第0111期
1957年6月20日·星期四
新华通讯社编印

法新社駐京記者洛甘評毛主席的文章 說沒有迹象表明中苏在理論上有分歧

【法新社北京18日电】（记者：洛甘）在今天正式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在2月27日发表的演说中最新和最重要的因素看来就是中国共产党领袖们非常重视去年11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

在这篇十二点的文章中没有一节不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提到了匈牙利事件，毛承认这次事件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且导致一部分公众要求改革民主制度。然而，毛显然很满意地指出，在匈牙利发生骚动期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学生并没有表示不满，他并且对这一事实表示高兴：匈牙利事件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经过困难的考验以后显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了。

毛泽东的报告中出现的第二个要点是它措词严峻，这跟当实际发表这篇讲演时从政界人士那里普遍得到的非常温和的印象有很大不同。这位主席虽然根据命题和反命题的老布尔什维克传统保持通常的表达形式，并且使人有非常平稳的印象，但是没有留下丝毫让步的余地。他较前更加强调地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目的，而特别在工农问题上表示对已经得到的成就感到满意，并且认为必须继续前进。

毛泽东特别强调必须扩大合作化运动，并且继续进行以前资本家和工商界人士的改造运动以使它们消失他们的阶级本质。

毛泽东的演说中出现的第三个要点是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根本的正统态度。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世界共产主义的两个首都北京同莫斯科之间有任何理论上的分歧，毛泽东的讲话中没有一句话不是在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在最高苏维埃里讲过的话。

除了毛泽东的报告中的三个明显的要点以外，没有任何可能影响中国政策的其他事实或迹象。

在专门研究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冗长的段落中，毛泽东重申了工人阶级专政制度下实行的民主的理论（自从1945年以来，这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主题），并且重申了中国同苏联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但是在这方面，他没有提到苏军在匈牙利的干涉行动。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毛泽东在他的报告的若干部分承认现政权遭到强烈的批评，并且遭到甚至公开的反对。每当毛泽东提到这种批评，或者反对的时候，他总是坚持必需进行教育，同时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弊端的经常斗争；这也是目前思想改造的“整风”运动的目的。

毛泽东一再有系统地表明了这一信念：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不应该停止或者放慢努力。他强调说，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化应该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成功为止。目前在农民中间所遭到的任何困难（他很随便地提到了这一点）看来都不足以证明应该放慢努力。

毛的讲话遵循着中国共产主义的传统方针，并没有提出有关过去六个月中国的形势发展的新见解，因此这一篇讲演，也许会使得那些希望在讲话里找到对铁幕两边所表示的希望有所响应的人们稍感失望。他们所得到的唯一慰藉也许就是从毛那里知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问题胜负尚未定，这一点要在许多年之后才会分晓。

路透社就毛主席的文章挑撥社会主义国家关系 說什麼世界共产主义思想分成了“三大派别”

【路透社伦敦18日电】这里的外交观察家认为今天公布毛泽东的讲话表示长期来为莫斯科所占据的马克思世界的思想领导地位现在也由北京分享了。

毛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的一个论点被这里认为同俄国的官方看法不同的——在共产党国家内，政府和人民之间能够存在着“矛盾”。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最近对一个美国广播公司发表的电视谈话中不承认存在着这样的矛盾。

从政治上来说，这里认为毛的讲话的重要部分是这样的一段：至少在五年以内，或者还更要长久一些，不会在西藏建立共产主义形式的社会。

关于阶级敌人和人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的分析，以及人民和他们的共产党统治者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的分析，被认为是中国在去年秋天匈牙利的起义——官方所称的“反革命”——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由于苏联在思想上至今还没有接受中国的这种分析，这里的人都感兴趣地等着瞧苏联报纸是否会刊登毛泽东的讲话的全文。

有人注意到，波兰共产党在这一点上看来是同意中国人的。在承认人民和政权之间有矛盾时，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曾在5月15日在该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演说中象毛泽东一样地承认，他的国家

曾发生罢工。在这以前，他大概已经研究了毛泽东的讲话。哥穆尔卡说：“这样一种罢工是工人阶级或它的各个部分同人民政权之间某种矛盾的表现。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或总之不必要成为对抗性的。”同毛泽东一样，也要求，这些矛盾可以无须采用武力，“而是通过人民政权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协议的办法加以克服”。

观察家们说，中国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去年冬天，中国第一次对东欧的事务采取主动的关怀。周恩来总理1月间访问了东欧国家的首都，试图重新建立为匈牙利和波兰的事件所粉碎了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中国共产党在去年12月底发表一项声明，批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分裂共产主义运动，并且认为斯大林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在那个声明中，正像在毛今天的讲话中一样，向中国的盟邦苏联的经验学习的必要性被着重地提了出来。但是，却没有提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

这样，观察家看到世界共产主义思想有三大派别。但是，尽管派别不同，它们对资本主义怀有敌意这一点是相同的。（一）苏联共产主义，大多数东欧党的领袖是同意它的。（二）中国共产主义，波兰领导和它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思想独立，而不一定跟着中国人走。（三）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南斯拉夫1948年在政治上抗击苏联的统治企图以后发展起来的，在这以后，它在地方分权方面以及工人委员会方面对共产党的政府制度作出了它自己的思想上的贡献。

路透社北京18日电（记者：漆德卫）
路透社在京记者的评论（上缺，电码不清）这里观察家指出，这篇讲话前后多次提到“匈牙利事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已从中取得了教训的事例。

讲话没有提到波兰，但老一套地赞扬苏联。
毛先生还讲得很明确，中国准备同西方“共处”和进行贸易，但是这似乎只是在保持武装而存有戒心的条件下来进行。

这篇讲话要旨是全国团结一致和尽可能使用爱国人士的力量来建设“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毛先生还训斥一些党员对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自高自大，这一情况已在非党人士中引起极大的怨恨。

观察家们颇为惊奇地发觉没有提到的一些问题中有两个是中国十分迫切的问题——用节育办法来节制人口的问题和为日益增多的人口增加教育措施的问题。

毛先生关于知识分子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问题的话，在正当现阶段的整风运动产生了若干对共产党和它的领导进行严厉攻击的时候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毛先生说，马克思主义不怕批评，有时候正确的思想最初似乎是错误的。

他规定六项准则，人们可用以判断言论和行动的是非。

据毛先生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共产党的领导。

美新处評述毛主席的文章

【美新处电】（原电无时间地点，本刊在19日上午6时收到——编者注）中国共产政权的首脑毛泽东承认共产党中国统治者们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他要求继续努力，根除对共产党控制的威胁。

毛对共产党中国所面临的局势的分析，是在今年2月27日对党的领袖们的一篇讲话中提出的。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关已经把毛的讲话主题喊了好几个星期，但是中国人民还没有得到毛在3月5日所作的第二个、更详细的讲话。

在今天发表的和修改过的毛的二月讲话本文中，这位党的领袖说，中国共产政权作为专政者的作用包括负责镇压所有对这个政权的计划表示了相反的看法的个人和运动。

毛在号召更巧妙地运用共产主义学说，使它更易于为人民接受的时候承认，过去的经验已经证明，“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提到去年秋天的匈牙利争取自由的叛乱时说，这个事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训，说明“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导致的结果。他承认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深深地为匈牙利事件所搅乱。

毛泽东说，政府的肃反运动曾经处死了许多人。（据这以前的报道，毛泽东原来的讲演中承认在1954年以前共肃清了八十万反对政府的分子。）毛泽东说，政府的政策是，这个运动将继续进行下去。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经济上已经承认的一些弱点时，毛泽东承认情况还“很不完善”。他说这是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缺陷的存在”。

毛甚至进而承认，在共产党中国，阶级斗争仍然在继续，中国人民“广大群众”还没有习惯于共产党的教义和方法。

显然由于不断有反对的迹象而感到不安，毛建议“全面检查”更有效地对付反政权情绪的整个问题。

毛直截了当地说：“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

毛承认这个国家的五亿农民的生活是艰苦的，并且说：“我们需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来改进共产党的农业制度。但是，把共产党事务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苏联经过四十年的尝试之后，仍然未能使共产党的集体化农业有效率。

合众社評述毛主席文章

【合众社东京18日电】共产党中国毛泽东在今天公布的一篇演说中，给予在他的统治下的六亿人民以更大的个人自由，并且准许同包括西方世界各国人民在内的所有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毛在2月27日发表的一篇秘密演说中所概述的新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摆脱斯大林的僵硬方针。

毛在演说中承认了去年学生和工人的罢课罢工事件，由匈牙利叛乱引起的骚动以及北平未能把西藏变成一个“红色”国家，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促使采取新的温和的“说服”方针的因素。

在国内方面，这一方针今年在共产党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远大的改革，最显著的主要就是放宽对言论和思想的控制。

这个运动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采取的形式是鼓励在书籍和杂志中进行批评，取消对某些戏剧的禁令，清洗下级共产党官员，同意某种形式的罢工以及承认北平的五年计划中的错误。

在外交政策方面，毛在他的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文章的最后一节里概述了政策上的区别。他要求首先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同亚洲国家的团结、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团结”以及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团结。他说：“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然后他又说：“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在他演说中的前部分他还说：“对于战争，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同时也不要害怕。”他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新华社今天报道的这篇演说屡次提到匈牙利叛乱，详尽地谈到必须和风细雨地处理人民之间的“矛盾”，主张采取严厉措施来消灭反革命分子，承认了使西藏共产主义化的失败，比以前着重了经济计划中的农业和轻工业，而另一方面又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

【国际新闻社东京19日电】赤色中国首脑毛泽东在今天说，为了使崎岖不平的西藏共产主义化所作出的努力已经至少放弃了五年了。

北平因为在广播毛泽东2月27日的著名的“秘密报告”的时候说，毛泽东承认这个山区国家的情况确实过于棘手，不能解决。

毛泽东说：“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共产党关于共产主义化的说法）。”

“但是我们不应当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决定。”

西藏来的消息表明，偏僻地区的山地部落人民都是极为反对中国人的，他们曾用有半世纪历史的步枪同共产党人作过战，而且获得胜利，并且曾用石头来反抗赤色轰炸机。

美联社評論員瑞安妄圖从毛主席的文章中

找出所謂中苏“在理論上的冲突”的根据

【美联社纽约18日电】（新闻分析员：瑞安）数月来，反共人士一直在抓取点点滴滴的消息，作为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有深刻的学说上的分歧的证明。

毛泽东2月间的“秘密讲话”全文的发表，要求慎重地重新加以研究，以便把现实同主观愿望分开。

显然，北平广播这篇全文是为了驱除共产党世界对莫斯科和北平间可能的分裂所怀的不安。

研究这篇讲话以后，未能找出任何迹象表明，毛泽东在他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在破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教义。的确，它在许多方面重新肯定共产党抛弃斯大林。苏联放弃偏狭的斯大林主义，可以为共产党国家间的更现实的合作铺平道路。

讲话的发表，将使俄国和中国以外的共产党人可以呼吸得畅快些。在这种关于“矛盾”的含混的谈论后面隐藏着—长列令人吃惊的经济困难，迫使北平采取听起来可能不像纯正共产主义学说的现实措施。

采用这种姑息手段是有危险的，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必须用说服办法使人们安静。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在以后使用武力。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采用了苏联老一套的妙计来窒息反对派。毛泽东劝中国共产党人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很像苏联那种把一个痛处暴露出来“公开讨论”的诡计，使反对派有机会伸出脖子来。代表毛泽东发言的北平“人民日报”说，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我们努力反对和孤立”反对派。

苏联的首脑赫鲁晓夫曾经说，中国的特殊问题需要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解决。他否认苏联有这种内部矛盾。但是毛泽东在2月讲话中所提出的理论看来作为信条是比较纯正。中国的“阶级斗争”正在像经典中所规定

的那样进行着。

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是有冲突的，但是主要是在经济上，原因在于苏联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意给中国充分的帮助。在政治上，毛泽东看来仍旧承认苏联的领导，并且正在像斯大林死后的集体领导那样来解决他的问题。

赤色中国承认，人民不满意。他们说，领导者必须注意怨言，避免官僚主义地对待它们。苏联领袖在斯大林死后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苏联党叫领导者鼓励“自下而上的批评”和避免官僚主义的答复。

中国共产党人说，随着旧制度的被推翻，“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俄国也讲过同样的话。苏联的学说认为，在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在继续着。

毛说，阶级斗争在中国以特殊的方式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进行着。这里，学说上的任何基本冲突是程度上的冲突。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能承认，领导者和群众之间仍然有冲突。

中国共产党人说，他们维护罢工和批评的权利。他们是指那些使潜在的冲突受到注意的“小规模”罢工。他们警告说，大规模的罢工威胁到制度。同时，他们警告说，批评者必须只限于进行“善意的批评”，避免任何“反国家和反党”的言论。

国际新聞社断章取义歪曲毛主席的文章

【国际新闻社东京19日电】要是相信知道内情的人的话是真的，共产党中国的情况会好得多。

西方今天在北平电台终于广播共产党头子毛泽东的长达一万五千字“秘密报告”的时候直接从他那里得悉上述消息。

他激烈地揭发了他的政权的“缺点”，没有一个民主政治家能够承认这些“缺点”，而不冒他的生命的危险，更不用说被赶下台的危险了。

独裁者毛泽东看来并不惊慌。

他说，在共产党人执政之后大约八年，这个有六亿人民的国家仍然有一些很头疼的问题：

——毛承认，在大规模处死西方当局估计为一千五百万人到二千万人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他答应将来要更加慎重。

——他承认，在匈牙利暴乱期间，有“一些人”真正“感到高兴”，他们希望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也会同样地到街上去闹事。

——他说，红色中国有些人真正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比共产主义有更多的自由。他咆哮说，这是多么不可想像呀！

——这个国家充满着“矛盾”——农民同工人相处得不好，商人蔑视知识分子。他说，不，我们不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虽然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中国仍然有些愚蠢的人企图挣扎一下，碰一碰运气，毛泽东抱怨说，因此显然“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

——有些人似乎是不满意“肃反工作的巨大成绩”。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必须改变他们的想法。

——顽固的西藏人民并不希望进行“民主改革”（即：共产主义化），他说，因此，“不能性急”——有时是要像猫等待着吞食金丝雀那样。

——他实际上承认说，强迫把农户集体化已经完全失败了。让我们等待时机——“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总是一帆风顺的”。

——他在提到说农民不满意工人们赚的钱太多了的时候说，他们必须了解在大城市中生活的生活费用要高。他只是对薪金较低的“某些政府工作人员”表示了同情。

——商人阶级肯定地是需要“改造的”。毛泽东说，实际上，我们大家时时都需要进行一些改造。在完全改造好之前“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他说，工商业者的表现说明他们最需要改造——即使他们还表现了“愿意学习”的迹象。

——在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共产主义者这方面没有什么成绩。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

学生们有了“不健康的倾向”。他们在学习一些错误的东西。“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

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受压迫的，因此，“必须搞好关系。”他解释说，所以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汉族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沙文主义者。

他指责说，许多人有一种“小圈子”心理，想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而不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他痛苦地说，“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对于那些“明星”反对中国共产主义的人们，毛提出了明显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就得了。

除了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而外，一切都放手干吧！民主（老大哥式的）万岁。

香港蔣幫報紙贊揚前一个时期的“光明日报” 認為它已成为右派知識分子辱罵共产党的“講壇”

【本刊讯】香港的国民党中统报纸“天文台”报6月8日以“北平‘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炮轰毛泽东周恩来’为题，刊载了该报记者的一篇特稿，对储安平备加赞扬，认为前一个时期的“光明日报”已成为右派知识分子倾吐“苦闷”和辱骂共产党的“讲坛”。文如下：

中共局部开放言论自由以后，大陆出现了八年来最大的混乱。

共党在去年提出“百家争鸣”口号之初，实际上并没有人敢“鸣”，他们害怕报复，怕共党假“争鸣”搜集将来整肃的材料。共党鉴于此种情况，由“人民日报”出面邀集一些“知名之士”发表意见，并鼓励他们批评“人民政府”，在今年最初的三个月中，“人民日报”每天有这样的文章。

但此风一开，立即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知识分子长期积郁的苦闷，纷纷倾吐出来，从四月初至五月中旬，北平的两张非共党所办的“全国性”报纸——“大公报”和“光明日报”，成了知识分子批评共党的“论坛”；“大公报”以“歧视、阻挠、刁难、压迫——我们的控诉”为题，著文抨击共党对待该报记者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态度，“光明日报”也相继发表同样的控诉文章。

发展到这个地步，显然是共党始料所不及的。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这四张在北平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半年来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百家争鸣”的发展过程和共党措手不及的窘态。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是首先发动“百家争鸣”的，可是在五月中旬以后，报道方针有了急剧转变，显然是由于言论自由到了超出共党所定的限度。正如“国务院参事”骆介子（非共产党员）所说：从五月下旬开始，“人民日报”只登歌颂政府的意见，而不登批评政府的意见。”“人民日报”编辑部在处理“百家争鸣”问题的方针上，显然已奉命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在五月中旬以前，也曾对“政府”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提出批评，但从五月下旬以来该报突然不再刊登任何批评文章，正如罗隆基所说，现在在“中国青年报”上“只能看到一片欢呼声”。这张仅次于“人民日报”的中共“官报”，在五月二十七日还登了一篇批评“大公报”的文章，这是历年来大陆报纸首次“开笔战”，而“大公报”在“官报”的压迫下立刻低头，转载了这篇文章，显然含有

“认错”和“赔不是”的意味，“大公报”的文章是批评共党中下级干部在整风中的敷衍态度，用俏皮的笔调极尽讽刺和挖苦，“中国青年报”批评这篇文章是“歪曲事实”和“立场不稳”。

“全国工商联”的机关报“大公报”，在四月中旬展开“百家争鸣”以来，陆续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争鸣”文章，但从五月上旬开始，发展为对共党的抨击，“我们的控诉”一文之发表，是该报表现“言论自由”的最高潮，到五月下旬受到“官报”压制后，“大公报”忽趋沉默，不敢再大张旗鼓地进行批评，目前，它只登载工商联内部的“争鸣”，而且大多数文章是歌颂共党“公私合营”政策的。

所谓“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光明日报”，是最后一个展开“争鸣”的，但它一开始，就以排山倒海之势出现，它在五月初指责共党限制新闻自由，申诉“光明日报”的社论皆须经共党审查，接着又集中攻击共党的统一战线，指摘共党把“民主人士”当作傀儡，在“政府”内任部长和副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都是有职无权。“大公报”屈服后，“光明日报”就孤军奋斗。最突出的例子，表现在文字改革方面。以前，“光明日报”每周有两天发表“文字改革专页”，大力鼓吹汉字拉丁化。但到五月下旬，“光明日报”突然翻案，接连发表了几篇攻击拉丁化的文章，并声明以前出版的“文字改革专页”完全是共党“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纂的，与光明日报无关。

文字改革是共党的基本政策之一，现在光明日报大胆地加以抨击，显然以脱出了共党的控制。这匹脱羁之马，到6月1日又跃进了一步，矛头刺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到这时，显然已超出了“百家争鸣”的范围。

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于6月1日在北平的一个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主持）上，发表了空前激烈的批评，在这篇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中，储安平直截了当地指摘这两个共党领袖，这在大陆，还是第一次。储安平的发言，顿时轰动了北平、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各地的“民主党派”人士皆向储安平欢呼，而共党却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付是好。

从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全国人代表大会代表”储安平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共党提出的“百家争鸣”政策，现在已完全超出共党当初的愿望，而成了非党人士对共党批评的好机会，使共党穷于应付。目前，这四张“全国性”报纸中，虽然只有光明日报一家在大鸣特鸣，大公报已经向共党

“无条件投降”，但在许多地方性报纸中，光明日报是有盟友的，例如天津的天津日报，上海的新民报晚刊等，最近皆开辟了“百家争鸣专页”，名义上虽说是争鸣，而实际上则是一片指责共党之声，现在还看不出共党准备怎样结束这场大混乱。

蔣幫通訊社利用罗隆基的反党言論进行宣傳 說罗的“要求与台灣正义之声电台的呼吁完全相同”

【本刊讯】“香港时报”（6月4日）和台北的“公论报”（5月27日）分别刊载了蒋帮“中国联合通讯社”和“大道通讯社”播发的罗隆基的反党言论。转载如下：

（中联社台北讯）（编者注：中国联合通讯社是同蒋帮军方有密切关系的半官方通讯社。）中共开始以“鸣”和“放”的方法“开门整风”后，台湾的正义之声广播电台曾向各附共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提出呼吁，要他们借此机会替曾在“三反”、“五反”及“镇反”运动中被“错整”、“错斗”的人申冤报仇。顷据平共新华社22日电讯，以罗隆基为首的一部份“民盟”人士，已经响应该台呼吁，向平共当局提出此一要求。

据新华社所发布的消息说：22日，罗隆基在平共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上正式向平共当局提出此一要求，主张由伪人代会常委会及伪政协常委会联合组建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专门机构”来检查过去“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同时来保证敢于“鸣”和“放”的人不受打击和报复。罗说，共党如果不清算过去在“三反”、“五反”和“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就不可能希望人们大胆地“鸣”和“放”。

罗且主张，在共区各地也应该设立此种机构。直接受北平的机构直接领导，以便在全共区由北平到地方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不受共党的干涉。

罗所提出的要求与台湾正义之声广播电台的呼吁完全相同，这对平共显然是一次重大的考验，预料共党对此将极难处理。

（大道社讯）大陆靠靠党派之一“民主同盟”的副主席罗匪隆基在最近共匪“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中大发哀鸣说，大陆所有的尾巴党派都是有死无生，所谓“长期共存”仅属画饼充饥。

罗匪隆基指称，共匪因不准各尾巴党派在工农群众及青年学生中进行活动，吸收党徒，而仅准他们在所谓“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徒，以致此等党派在发展对象遭受严格限制的情形下，陷入有死无生的悲哀境地。据称，所谓“旧知识分子”非但大多不敢加入尾巴党派，而使各尾巴党派日益空虚，且因此等分子根本系共匪计划消灭的阶层，而使各尾巴党派的成员有减无增，而至于随同消灭，同时罗匪隆基并谓由于各尾巴党派在各地的阶层组织被共匪歧视排斥过惨，不得不逐渐自动缩减，以至于日益形成有头无尾的状态，最后亦难逃枯萎以死的命运。

罗匪隆基随即对共匪发出了埋怨，谓各尾巴党派过去在替共匪担任笼络工商界人员、知识分子、失意政客及落伍军人等统战工作时，曾出了不少气力，有过不少功绩，而共匪对于各尾巴党派则只存暂时利用的心计，并不给予应有的赏识。言下大有悔不当初之慨。

香港亲美报纸“中声晚报”說 大陆有儲安平葛佩琦这班人“是可喜的現象”

【本刊讯】香港亲美的所谓“第三种势力”的主要报纸“中声晚报”6月12日发表题为“储安平击鼓骂曹”的社论说：储安平是在争鸣中表现之最特出者，亦是把中共的弱点暴露得最彻底的一个。他竟指周恩来毛泽东之名而骂之，储安平，可谓击鼓骂曹了！

储安平说：中共把饭桶党员安置在各种职位上，在全国范围内无论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置一个党员做头儿；人民政府几名非党人士都滚了蛋，国务院十二名副总理，没有一位是非党人士。‘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这一段话，根本抨击中共的极权统治，指出中共与中共以外人民的基本矛盾。

储安平把毛泽东指为“老和尚”，直接予以质问，说他们“党天下”，一切矛盾，胥由毛、周而起，这还不是“击鼓骂曹”吗？

葛佩琦教授（人民大学）说得更激烈，他说“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亦不会卖国”，“杀共产党人，推翻共产党，不能就说是‘不爱国’”。葛教授的话，原则是对的。（并不一定要站在反共的立场）但在中共听来，那简直是“反了！”于是“抨击”被发动起来。本来，应该是中共的智识份子出来反驳才对，但竟发动工人出头，大概这么一来，“工人的党”的中共，便“不能不”对储、葛两位，进行整肃。

储安平战后在上海办“观察”杂志，抨击国民党甚力，当时当局对储至为敌视，而中共则引之为同路人。现在储在北平办“新观察”，兼光明日报总编辑，而现在，他又对共产党抨击了，像对国民党一般，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

这项事实，不但说明了共产党之极权，与国民党的独裁，是“难兄难弟”。抑亦说明了中国知识份子，无论在任何暴力统治之下，他们都能为争自由而开炮，置生死于度外。在台湾有雷震“自由中国”一般人，在大陆则有储安平葛佩琦这一班人，这是可喜的现象。为的这正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服从真理的精神。“火在，火种永不会熄灭！”等着瞧吧！

香港亲美报纸就“人民日报”社论 诬称我“鸣”“放”已在“收场”

【本刊讯】接受美国新闻处津贴的香港“第三势力”报纸“中声晚报”6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鸣放的收场”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共的“争鸣”和“齐放”，已经告了一个段落，而到了“收缩”的时候。鸣并没有鸣到大鸣的程度，而放亦没有放到齐放的光景，喉咙被扣住，发展就被摧残，这个“鸣放运动”，就此宣告夭折。中共人民日报，已经正式出面弹压了！

人民日报9日的社论，以“要有积极的批评，亦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立论：对于“鸣放”提出了“反批评”的要求，其理由是：“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而）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这难道还不是对于奉令鸣放者予以警告？说你们“说话小心”，不要说得过份，暴露过份，那就会是“目的在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等于反革命，要受整肃的呀！奉命鸣放，而有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之嫌，谁又敢于鸣放？难道想脑袋搬家吗？

要求“反批评”，即是要求对于“鸣放”的围剿，这种情形，正像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一样。先×蒋介石诏求直谏，人家方才发言，殊不知一旦发言，围剿即继之而至！在中共的场合，是毛泽东下令鸣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演说）人民稍为鸣放了一下子，同样的，中共中央日报的人民日报，就领导弹压围剿！

人民日报并不只从“批评与反批评”立论，它还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思想还在各方面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阵地和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辩论当中，就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出各种批评的本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和正确地对待（对付）它们。”

这么说法，已经超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范围，而入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阵地，亦即是说，中共认为，那班“鸣放”之士，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正确对待它们”——要对它们斗争！

大陆中共“党天下”（引用储安平语）的表现，与台湾蒋氏家天下的表现，无独有偶地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它说明了前者的极权政权与后者的独裁政权，其本质是一样反自由反民主的。大陆台湾民主人士，还是少于“晋言”，别多“鸣放”另寻自由民主的途径吧。非到极权与独裁被推倒，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蒋帮通讯社把目前对右派的批评歪曲为“压大帽子”

【本刊讯】香港反动报纸“环球报”6月12日刊载了蒋帮大道社和中央社的两篇特稿。这些“特稿”把对右派分子的反批评歪曲为“压大帽子”，是一次“围剿”运动。

（大道社特稿）一个月来的整风运动，已蔚为一种全面性的反共怒潮，中共认为整风只是略整一下共干的偏差作风，不料人民竟对中共整个伪政体制度，大整起来，于是压下一顶大帽子，指责人民向中共挑战，进行向中共阶级斗争，这迹象，可由最近发生的三件事实中获得证明。

第一，葛佩琦的反共言论给中共最为难堪，中共除发动一批小喽啰提出反批评外，并由伪人民大学再发动一次座谈会，向葛佩琦开刀，尤其对葛佩琦所说的：“群众要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总有灭亡的一天，也正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这些沉痛语，中共指责他太过火，但葛佩琦并不就屈服，他仍在高呼：“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第二，储安平以“民盟”份子兼“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质询，尤其指出：“中共党天下的思想为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与非共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中共认为这也是激烈反共言论之一，危险实甚，6月8日“人民日报”不惜以长篇累牍的地位，来检讨这件事，故意避重就轻地，指责储安平说的“副总理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它帮助中共整风的具体目的，只是想为谁争夺这个“副总理”的椅子而已。

第三靠拢无耻的小丑，卢郁文在“民革”小组扩大会议上替中共辩护。据“人民日报”刊载，会后卢接到匿名警告信，指出它是“无耻之尤”，“为虎作伥”，“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指出这件事的意义十分严重，社论说：“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是人民心目中的老虎了。”“社论”中更直率地说，这简直是向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先声，向中共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社论”最后露出本来面目，以“物极必反”的大帽子吓唬人民，意见是说，你们再掀我的疮疤，我可就不客气了。

（中央社特稿）自从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抨击毛泽东周恩来实行“党天下”的独裁政权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公开发表“今天党群关系同解放前差了十万八千里”等言论后，引起了中共极端大的惊惧和震怒，据“人民日报”及10日“新华社”的消息：目前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及鞍山等大城市，已在中共发动之下集中全

力开展此一“反批评”的围剿运动。

尼赫鲁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在缓和世界局势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合众社哥本哈根17日电】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帮助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可以起相当大的作用。

尼赫鲁说：“它们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别的国家不疑心它们，因为它们没有直接卷入在大国冲突中。”他特别指出中立的瑞典。他说，“像瑞典这种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可以起更大的作用。”

尼赫鲁是在参加伦敦英联邦会议以前周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尼赫鲁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整个亚洲正在以极大兴趣注意着伦敦裁军会议的发展情况。

谈到中东，尼赫鲁说，据他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像中东国家那样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了。”他发现这是由于“精神上的原因”，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东最强烈的情绪是民族独立的情绪，反对任何种类对内政的外来干涉的情绪。”

【法新社哥本哈根17日电】尼赫鲁在哥本哈根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说，由于爆炸而产生的微粒下降中的锶90的危险性“在不发达国家内的影响更大，因为那里的人民没有很大的抵抗力量，他们身体里的钙比较少。那些身体里钙比较多的人们受锶90的影响比较小。”

这位印度总理接着说：“那些喝很多牛奶的美国人民和欧洲部份人民所受的影响将比较小。牛奶这种东西可以使锶90不发生全部效果。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钙是比较少的，那里人民只喝一点儿牛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喝，而是他们得不到它，因此，这样的国家所受的影响就比较大，而且大得多。”

尼赫鲁又说：“另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是：一个以蔬菜之类东西为主要食物的国家可以直接从蔬菜中得到锶90。这就是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亚洲其他许多以蔬菜为主要食物的国家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合众社华盛顿16日电】（代发开罗“金字塔报”）国务院官方人士表示特别关心尼赫鲁在叙利亚的访问，并且特别重视这位印度领袖所受到的叙利亚人民的特别欢迎。

许多家报纸都广泛地转载了尼赫鲁在大马士革受到欢迎的情况，同时美国高级官员们说，这次访问毫无疑问地已经使得叙利亚的领袖们可以向尼赫鲁表明他们对直接影响中东的许多方面的问题的见解。

一位高级官员对“金字塔报”记者说，从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得到的消息说明，昨天结束的会谈对于叙利亚对话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东西方之间的斗争的问题的态度和总的政策可能会有特殊的影响。

在这个首都的其他外国外交人士说，他们预料尼赫鲁将向即将召开的英联邦国家会议说明作为英联邦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愿望的真正的朋友所看到的、这些日子在阿拉伯世界中盛行的某些重要趋势。

同时，“华盛顿邮报”今天说，“尼赫鲁在大马士革受到的欢迎是自发的，而且它说明了这位印度领袖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个部分是多么地得人心。”

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芝加哥新闻”说，尼赫鲁和叙利亚领袖们之间交换意见毫无疑问将对即将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国家会议产生影响。

法政府人士说周内将放宽对华禁运

【路透社巴黎18日电】政府人士今天在这里说，法国在周末以前将放宽对中国贸易的禁运。

这些人士说，这一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在官方报纸上发表公告，通知那些进口仍然禁止输往中国的货物的商人。

现在还不知道法国是否会立刻与英国一样，把对中国的禁运与对俄国贸易的限制的水平拉平。但是预计，这个星期的行动将是朝这个方向迈进一大步。

这里的贸易人士说，这一行动的影响将是法国出口商坚决发起运动，在中国市场上出售卡车、拖拉机、公共工程装备、工作母机以及电气和电子设备。

泰驻美大使和罗伯逊会谈 传系向美保证泰国不会改变亲西方政策

【法新社华盛顿17日电】最近从泰国回到华盛顿的泰国驻美大使朴·沙拉信星期一在他自己的请求下与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进行了会谈。

消息灵通人士指出，泰国大使拜访罗伯逊，告诉他泰国的局势，并且重新向美国保证，泰国政府不打算对它的亲西方政策作任何改变。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美国报纸说，泰国某些报纸进行了反美宣传，美国报纸还报道，有谣言说，披汶·颂堪总理将采取一种比较不那么强硬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这些消息使得华盛顿一家主要的商业报纸劝告国会在决定继续给予泰国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前要反复加以考虑。在过去几年中，泰国接受了将近一亿一千万美元的美国经济援助和数目更大得多的美国军事援助。

香港亲美报纸就“人民日报”社论 诬称我“鸣”“放”已在“收场”

【本刊讯】接受美国新闻处津贴的香港“第三势力”报纸“中声晚报”6月1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鸣放的收场”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共的“争鸣”和“齐放”，已经告了一个段落，而到了“收缩”的时候。鸣并没有鸣到大鸣的程度，而放亦没有放到齐放的光景，喉咙被扣住，发展就被摧残，这个“鸣放运动”，就此宣告夭折。中共人民日报，已经正式出面弹压了！

人民日报9日的社论，以“要有积极的批评，亦要有正确的反批评”立论：对于“鸣放”提出了“反批评”的要求，其理由是：“至于并非善意的批评，目的在于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破坏党和人民团结的批评，这就并不合于人民的利益，并不合于党的整风运动的利益，对于这种破坏性的批评（而）进行正确的反批评，自然更为必要了”。

这难道还不是对于奉令鸣放者予以警告？说你们“说话小心”，不要说得过份，暴露过份，那就会是“目的在破坏人民民主专政”，等于反革命，要受整肃的呀！奉命鸣放，而有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之嫌，谁又敢于鸣放？难道想脑袋搬家吗？

要求“反批评”，即是要求对于“鸣放”的围剿，这种情形，正像台湾围剿“自由中国”一样。先×蒋介石诏求直谏，人家方才发言，殊不知一旦发言，围剿即继之而至！在中共的场合，是毛泽东下令鸣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演说）人民稍为鸣放了一下子，同样的，中共中央日报的人民日报，就领导弹压围剿！

人民日报并不只从“批评与反批评”立论，它还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才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并未结束，资产阶级思想还在各方面和无产阶级思想争夺阵地和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辩论当中，就不能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示出各种批评的本质，否则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们和正确地对待（对付）它们。”

这么说法，已经超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范围，而入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阵地，亦即是说，中共认为，那班“鸣放”之士，是代表资产阶级的，要“正确对待它们”——要对它们斗争！

大陆中共“党天下”（引用储安平语）的表现，与台湾蒋氏家天下的表现，无独有偶地表现了空前的一致，它说明了前者的极权政权与后者的独裁政权，其本质是一样反自由反民主的。大陆台湾民主人士，还是少于“晋言”，别多“鸣放”另寻自由民主的途径吧。非到极权与独裁被推倒，就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

蒋帮通讯社把目前对右派的批评歪曲为“压大帽子”

【本刊讯】香港反动报纸“环球报”6月12日刊载了蒋帮大道社和中央社的两篇特稿。这些“特稿”把对右派分子的反批评歪曲为“压大帽子”，是一次“围剿”运动。

（大道社特稿）一个月来的整风运动，已蔚为一种全面性的反共怒潮，中共认为整风只是略整一下共干的偏差作风，不料人民竟对中共整个伪政体制度，大整起来，于是压下一顶大帽子，指责人民向中共挑战，进行向中共阶级斗争，这迹象，可由最近发生的三件事实中获得证明。

第一，葛佩琦的反共言论给中共最为难堪，中共除发动一批小喽啰提出反批评外，并由伪人民大学再发动一次座谈会，向葛佩琦开刀，尤其对葛佩琦所说的：“群众要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总有灭亡的一天，也正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这些沉痛语，中共指责他太过火，但葛佩琦并不就屈服，他仍在高呼：“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第二，储安平以“民盟”份子兼“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质询，尤其指出：“中共党天下的思想为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与非共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中共认为这也是激烈反共言论之一，危险实甚，6月8日“人民日报”不惜以长篇累牍的地位，来检讨这件事，故意避重就轻地，指责储安平说的“副总理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它帮助中共整风的具体目的，只是想为谁争夺这个“副总理”的椅子而已。

第三靠拢无耻的小丑，卢郁文在“民革”小组扩大会议上替中共辩护。据“人民日报”刊载，会后卢接到匿名警告信，指出它是“无耻之尤”，“为虎作伥”，“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6月8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指出这件事的意义十分严重，社论说：“把卢郁文的发言说成为虎作伥，共产党当然是人民心目中的老虎了。”“社论”中更直率地说，这简直是向共产党进行阶级斗争的先声，向中共挑战，要共产党下台，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社论”最后露出本来面目，以“物极必反”的大帽子吓唬人民，意见是说，你们再掀我的疮疤，我可就不客气了。

（中央社特稿）自从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抨击毛泽东周恩来实行“党天下”的独裁政权以及“人民大学”教授葛佩琦公开发表“今天党群关系同解放前差了十万八千里”等言论后，引起了中共极端大的惊惧和震怒，据“人民日报”及10日“新华社”的消息：目前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及鞍山等大城市，已在中共发动之下集中全

力开展此一“反批评”的围剿运动。

尼赫鲁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在缓和世界局势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合众社哥本哈根17日电】印度总理尼赫鲁今天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帮助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可以起相当大的作用。

尼赫鲁说：“它们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别的国家不疑心它们，因为它们没有直接卷入在大国冲突中。”他特别指出中立的瑞典。他说，“像瑞典这种没有承担义务的国家可以起更大的作用。”

尼赫鲁是在参加伦敦英联邦会议以前周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尼赫鲁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整个亚洲正在以极大兴趣注意着伦敦裁军会议的发展情况。

谈到中东，尼赫鲁说，据他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像中东国家那样不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了。”他发现这是由于“精神上的原因”，也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中东最强烈的情绪是民族独立的情绪，反对任何种类对内政的外来干涉的情绪。”

【法新社哥本哈根17日电】尼赫鲁在哥本哈根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讲话时说，由于爆炸而产生的微粒下降中的锶90的危险性“在不发达国家内的影响更大，因为那里的人民没有很大的抵抗力量，他们身体里的钙比较少。那些身体里钙比较多的人们受锶90的影响比较小。”

这位印度总理接着说：“那些喝很多牛奶的美国人民和欧洲部份人民所受的影响将比较小。牛奶这种东西可以使锶90不发生全部效果。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钙是比较少的，那里人民只喝一点儿牛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喝，而是他们得不到它，因此，这样的国家所受的影响就比较大，而且大得多。”

尼赫鲁又说：“另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是：一个以蔬菜之类东西为主要食物的国家可以直接从蔬菜中得到锶90。这就是说，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以及亚洲其他许多以蔬菜为主要食物的国家将会受到较大的影响。”

【合众社华盛顿16日电】（代发开罗“金字塔报”）国务院官方人士表示特别关心尼赫鲁在叙利亚的访问，并且特别重视这位印度领袖所受到的叙利亚人民的特别欢迎。

许多家报纸都广泛地转载了尼赫鲁在大马士革受到欢迎的情况，同时美国高级官员们说，这次访问毫无疑问地已经使得叙利亚的领袖们可以向尼赫鲁表明他们对直接影响中东的许多方面的问题的见解。

一位高级官员对“金字塔报”记者说，从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得到的消息说明，昨天结束的会谈对于叙利亚对话多未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有关东西方之间的斗争的问题的态度和总的政策可能会有特殊的影响。

在这个首都的其他外国外交人士说，他们预料尼赫鲁将向即将召开的英联邦国家会议说明作为英联邦国家的一个成员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民族愿望的真正的朋友所看到的、这些日子在阿拉伯世界中盛行的某些重要趋势。

同时，“华盛顿邮报”今天说，“尼赫鲁在大马士革受到的欢迎是自发的，而且它说明了这位印度领袖今天在世界上的这个部分是多么地得人心。”

另一家有影响的报纸“芝加哥新闻”说，尼赫鲁和叙利亚领袖们之间交换意见毫无疑问将对即将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国家会议产生影响。

法政府人士说周内将放宽对华禁运

【路透社巴黎18日电】政府人士今天在这里说，法国在周末以前将放宽对中国贸易的禁运。

这些人士说，这一行动所采取的形式是在官方报纸上发表公告，通知那些进口仍然禁止输往中国的货物的商人。

现在还不知道法国是否会立刻与英国一样，把对中国的禁运与对俄国贸易的限制的水平拉平。但是预计，这个星期的行动将是朝这个方向迈进一大步。

这里的贸易人士说，这一行动的影响将是法国出口商坚决发起运动，在中国市场上出售卡车、拖拉机、公共工程装备、工作母机以及电气和电子设备。

泰驻美大使和罗伯逊会谈 传系向美保证泰国不会改变亲西方政策

【法新社华盛顿17日电】最近从泰国回到华盛顿的泰国驻美大使朴·沙拉信星期一在他自己的请求下与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进行了会谈。

消息灵通人士指出，泰国大使拜访罗伯逊，告诉他泰国的局势，并且重新向美国保证，泰国政府不打算对它的亲西方政策作任何改变。

在最近几个星期中，美国报纸说，泰国某些报纸进行了反美宣传，美国报纸还报道，有谣言说，披汶·颂堪总理将采取一种比较不那么强硬反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这些消息使得华盛顿一家主要的商业报纸劝告国会在决定继续给予泰国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前要反复加以考虑。在过去几年中，泰国接受了将近一亿一千万美元的美国经济援助和数目更大得多的美国军事援助。